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vertical painting. The top half shows a bright, orange and yellow sky with wispy clouds,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 A small, glowing sun is visible on the horizon line. Below the sky, there are dark, silhouetted mountains. The bottom half of the image shows a dark, calm body of water reflecting the light from the sky.

山野轶事

梁伯明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山野軼事

梁伯明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 京

(京) 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野轶事/梁伯明著/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10

(南中国文丛/星光丛书编辑委员会)

ISBN7-80120-069-1

I. 山…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Z12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12783 号

书 名/山野轶事

著 者/梁伯明

责任编辑/郑竹青

责任编辑/田 勇

封面设计/孙 伦

责任校对/梁宇强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湛江科技报彩印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0. 25 字数/200 千字

版 次/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地址: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 100029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7-80120-069-1/I. 21 定价: 10. 00 元

《山野轶事》内容简介

农村小子文于石上县城读书，与城镇妹唐中莲同班，两人都酷爱文学，建立起真挚的友谊。高中毕业后，唐中莲来到文于石的小山村插队落户，他们的恋爱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一场特大台风袭击粤西，饥荒迫使知青倒流回城，文唐之间又横亘起城乡差别。山村生活一直十分贫困，文于石被迫假称已与农村姑娘订了婚，拒绝了唐中莲的爱情。改革开放后，一直无意结婚的文于石成为腰缠百万的农民企业家，唐中莲的丈夫则因文革武斗滥杀无辜案发而跳楼谢罪，文唐终于得以举行迟来的婚礼。婚后夫妻共操文学创作旧业，终于事业有成。

苦涩的初恋（代序）

年青时，我追过一位叫莲的城镇姑娘。我出生在世世代赤贫的农家，户籍在偏僻贫困的小山村，我和莲之间横亘着结实实的城乡差别。我很知道这个差别的分量，所以把追莲的策略订为姜太公钓鱼——愿者自来。我思想上虽然希冀着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历史旧事再现一遍，行动上的追求却显得平平缓缓，缩手缩脚，远远不是当今青年人爱你没商量的那一种。

尽管如此，我对莲的追求，却是很诚挚的。

我这个山区农村小子，能认识莲这位漂亮贤淑的城镇女孩，自然因为我们是同学。六十年代最后的两年，我从吴川二中升上吴川一中读高中。那时功课很轻松，教科书多是些关于阶级斗争的口号和伟人语录。为了打发充足的课余时间，我或读些课外书，寻找知识营养，或在篮球场上腾挪跳跃，以消耗多余的青春活力。一中有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集中了全校学生的精英，编导和演出水平都很高。宣传队那帮俊男倩女，整天又唱又跳，嘻嘻哈哈，叫普通学生羡慕到不得了。有一回，我发现宣传队使用的油印歌集画了很多插图，既切题意，又优美生动，很是惊奇起来：除非专业画家，要不，中学生怎么可能画出这等线条画来呢。出于好奇，便向本班的莲打听是谁画的。莲是宣传队的骨干队员，她告诉我：是邻班那位姓吴的女同学画的。于是我写了一篇稿，由衷赞美那些插图生动优美。稿子很快登在学校的

墙报上，是非马上也就来了：有同学嘲笑我是在向那个娇小玲珑而又多才多艺的小吴同学献殷勤讨好。我当然极感委屈。在我的心目中，邻班那位我并不熟悉的小吴，本班的莲，这些城镇妹高贵得如同天鹅。我是农村崽，常被城镇学生讽为乡下龟，自卑感一向很强烈。城乡差别，绝对不是把牛郎织女分隔两岸的银河，那充其量还是这一边那一边的平等关系。城乡差别则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的关系。对城镇人口，国家保证供给每人每天一千两稀的官价粮食——成年人口每月二十多市斤大米，生产粮食的农村如我的家乡，农民的口粮远没达到这个标准。所谓官价，就是曾被称作安定国家灵丹妙药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规定的远远低于价值的牌价。其次是城镇有电影院大戏院图书馆等文化娱乐设施，交通和购物都便利，而且大多数劳动者捧国家的铁饭碗，这些优势是农村无法相比的。一些农村姑娘削尖脑袋往城里嫁，幸亏政策不给她们及其子女上城镇户口。这条政策从实践上说英明无比，倘给按当时的宪法规定有迁徙自由的她们上户口，结果将是城镇男人几乎隔天可以娶一个老婆，农村的男人就会成群结队地打光棍。城镇妹下嫁农村，当然是最天方夜谭的故事。我对城乡差别的“科研成果”，让我绝对不会去充当异想天开的癞蛤蟆。

讨好小吴的风波逐渐平息了。莲却常常拿她的作品给我看。莲的文笔活泼，从中可以看出她当时也是博览群书的人。为了向她露一手，我就动手改她的作品。一次，她的一首诗歌，被我改得登在学校板报的显要位置上。那首诗是赞美舍己救人牺牲的金训华的，写得很有感情，很有气势，在校园里引起了轰动。只可惜署名白桦，无人知晓作者的真实

姓名。事后，莲悄悄地感谢我，还称后悔不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此后，记得她还有一篇散文，被我改得登在县革委会的宣传专栏上。平心而论，莲的思维和文笔都很飘逸，我写不出她那么好的文章。但自古有“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的说法，我的文字经验如同我长她六岁的年龄一样老到成熟，充当起先生来，有时也是有两下子的。就是说，我和莲的交往，在文学学习上互为补充，小成绩是容易出的。

中学生守则赫然写着一条：不准谈恋爱。文革前，一中的高中部，有个来自农村的陈姓男生弄大了一个城镇女生的肚子，结果双双被开除学籍。禁止中学生谈恋爱，既是国家制订的中学生守则所明文规定的，一段时期以来，更是我县城乡经久不息的话题。一中的领导，最是闻恋色变，凡集会，无不把谈恋爱者警告一番。我和莲经常私下里讨论这种警告。我们都坚持认为在学习上交流心得体会，没有损害作为中学生的品德，即使我们不是异性而是同性，这种交往也是必定会发生的，谁叫我们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呢！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交往，不能与谈恋爱相提并论。但人言可畏，我们决定把交往尽可能秘密地进行。

高一高二都是我当班长——那时学校用军事编制称排长，管理一个排的事事务务，其中包括编座位，于是我便以权谋私，把莲编在我的前座。我们有什么话要说，写个字条插入对方指定的课本，交流起来虽然是无声的，却是热烈顺畅的。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讨论，一两个字条往往容纳不下，在礼堂舞台排练的莲常常借着夜色的掩护逃出来，跟等在球场上的我讨论以致争论。当然，我们也谈各自家庭的事和自己身边的趣事。莲告诉过我一件趣事：宣传队到吴阳公社的

某海边渔村演出，她们这帮没见过大海的城镇女孩，放下行李就往海边狂奔，碰巧有一群渔民在拉大网，大家立刻拼命奔过去。谁知跑到了一看，海佬们竟个个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古铜色的胴体上，毛茸茸的裤裆公鸡被看得一清二楚，少女们被吓得来个急刹车，羞得一个个蹲到沙地上别过身去，好一会儿才记起应该赶快逃离尴尬之地。

有一回，我在乡下弄到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还没来得及认真看，便先提供与莲。莲看书的速度一向很快，看完了却故意不拿来还我。我催她，她让我星期六晚上去她家里拿。对莲这种“刁难性”的安排，我高兴到不得了。我选择晚饭后到天黑前这段时间去。记得她家住在木板做成的二楼上，房子很残旧，在楼板上走动有时感到有点摇，吱吱作响是一定的。她家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是打游击出身的科局级干部，母亲是国营商店的售货员。面对莲慈祥可掬的父亲，我拘谨狼狈得无以复加，结结巴巴但又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为老莲。事后，莲针对这一点嘲笑过我：别人都称他为莲局长，你怎么竟不懂？我承认自己这方面相当幼稚无知，但我也有我的理由：你是小莲，他不就是老莲么！我才盼望将来能跟你一样称他为爸爸呢！

我的一位堂姑母嫁在县城，跟莲的家只隔一条街，堂姑母后来英年早逝的女儿是我的邻班同学。堂姑母和堂表哥们待我很好，有时请我去她家吃饭，她家修建小楼时，又让我课余时间去做搬搬砖。这使得我偶有机会与莲同行——放学后从城郊的一中步行伴她回老城区的家。有一回，莲指着堂姑母家的新建小楼说：将来要是也有小楼住，该多好呀！莲的句子虽然没有“我俩”一词，凭她调皮的神情和意味深长的

语气，句子里肯定是有“我俩”一词的。对此，我只高兴一会儿，悲哀马上袭了上来：自己到底是穷山村住茅屋的农家崽呀！

我和莲的地下交往，瞒不住明眼人。一位知心好友一次偷偷向我通报：莲去李君的乡下吃年例，她脚踏两船，你不要再上当了。李君也是宣传队的队员，邀莲去吃年例，纯属正常。而且，莲也有交友的神圣选择权，购物可以货比三家，交朋友为什么不可以多交几个来比较呢！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我看来，要是没有了对手竞争，也许还欠点味道。对这个信息，我并不意外，也不吃醋，坦然处之，从来不向莲提起过这件事。

转眼到了毕业前夕。有一回，宁校长史无前例地带领我们一中的学生男子篮球队去县武装部比赛。由于我并不知道宁校长的秘密，加上那阵子的比赛多，营养又跟不上，我这个球队长在场上没有足够的体能威风起来，一般的表现罢了。后来是宁校长的儿子们悄悄告诉我：县武装部计划招我去坐办公室，写文章兼打篮球。也是那些日子，县武装部作为军代表结合到县革委会当了报导组负责人的饶秘书私下正式通知我：从毕业离校之日起去吴阳公社白沙大队蹲点学写新闻报导。文和武两个系统都在向我招手，叫我好自豪，离开农村进城捧国家铁饭碗的梦想快实现了，特别是跟莲的城乡差别可以消除了。我当然是非常及时地把好消息通报给莲。莲特别高兴，但她更担忧自己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了，她要下乡插队落户的可能性很大，我看得出，莲对我跟她的城乡差别要倒换位置的可能性，是很紧张很忧虑的。莲伏案多日，把鲁迅的几十首诗词，全部工工整整的抄在一本软皮抄

上，送给我留念。那本软皮抄，我既作为资料，又作为墨宝，一直珍藏着。

然而，我到了毕业离校那天去找饶秘书时，他没有再提我去白沙之事，且有难言其隐的神态，我不好意思再问，只好提着简单行李回故乡务农去了。至于去县武装写文章兼打篮球一事，也不见有下文。那时候没有现时找人说情的浓重风气，我也不懂这一条，更是无人可找，回乡务农也就固定地务农了。到了一九八五年的秋天，我作为湛江地区的业余作者去汕头市参加省举办的戏剧创作学习班，凌晨回到广州汽车站购票时，意外地遇上了早已调到茂名，足足十五年未见过面的饶秘书。在同车回茂名的途中，我问起这两件事，跟我本来并不熟悉的饶先生不断地摇头，表示全忘记了。对这两件有始无终的事情，只剩下现在的猜测了。问题一定是出在我们大队这一关。我村有一位老农在大队当党支委委员，曾私下对村人说过：“阿明是因为多嘴，得罪人，才被困在农村务农的，县里来过几批人调查，想招他去写文章兼打篮球，统统被大队卡住了。”我的确喜欢神气地评论大队干部们的工作，什么防洪堤缺口该急修而未修啦，什么某水利项目某条道路工程该上不上啦，什么刮台风社员突击抢割，生产队长不该被召回大队开会啦。我行动上也有跟他们对着干的时候。例如那个防洪堤缺口三年未能修复，我设法让他们允许我组织我村的两个生产队去将它修复；我村有个出身富农家庭的青年仅仅因为拿鲁迅的《自嘲》诗作书法练习，竟被大队抓去批斗，我拍案而起，找有关大队干部辩论，不自量力地替富农崽辩护；我甚至是大队帐目清查组的急先锋。当然，我给他们安定美好的秩序予以捣乱，是在我

毕业回乡之后，与毕业前夕的事挂不上号。他们在对我有成见之前就卡我，一定是因了我父亲的“历史污点”问题。我父亲本是安分的农民，根本不懂政治信仰之类的事，但却在解放前夕听信了宣传，在一份长长的名单上报上自己的姓名，尽管从来没参加过任何活动，还是落得个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悔过自新分子头衔。我在县城读中学时，还能侥幸被划归红五类，得益父亲的这一历史污点未曝光。我由二中上一中读高中，是经过大队推荐去的，这件事成了我大队派别斗争的焦点，导致父亲的这个历史问题被挖掘了出来。我高中毕业前夕，在大队已经失去保护支持的力量。早已从县城初中毕业回乡的弟弟，墟镇上的供销社想招收他去当售货员兼当业余篮球队的队员，个别大队干部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都是因了父亲的那个历史问题而被别有用心的人否决掉。售货员不许当，弟弟便去学当泥水匠，改革开放后成为建筑专业户百万富翁，所玩的奥迪轿车值六十万元。弟弟当初要是捧上甜蜜蜜的售货员铁饭碗，今天的成就便不会有，那次被迫害肯定是一件好事，人算不如天算确实是生活里的一个逻辑。

话又说回头。毕业后，莲的姐姐和一个妹妹去了海康徐闻插场落户，换得她留城，并且被分配去一间工厂当统计员。我给她寄过几封信，她没有全部回复。这信要是有往无来，道德和礼仪都不允许我再写寄了。我转而学写近体诗，什么七律、绝句都学，试图通过诗词表达对莲的思念。有的诗写好了，就寄给莲，但注明不必复信唱和。我的意念很明确：我只有条件做自作多情的事情，对方不反感不对抗，不理睬一个傻瓜在做傻事就行。我的思维逻辑也很实在：莲仅

仅被一个傻瓜从意念上利用，这种利用只要进行得秘密，外人不能知道，对莲本身是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损害的，道理跟作贱相片伤害不到本人一样。记得毕业后的第一个农历正月十三年例，我乘汽船专程上县城去请莲。我们家乡每年一度的年例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人来客往，是人们探亲访友的特定日子。莲高兴地答应我，并且买了一大包糖果点心。在上船候等启程的时候，她却在柴油发动机起动的前一刻反悔，毅然丢下她的糖果点心，跳上码头逃回厂里去了，使得我对弟弟许下请个城镇姑娘来吃年例的诺言，成了吹牛话。我看得出，莲对我们的交往变得犹犹豫豫了。是的，换了我是她，我也会要犹豫不决的。

在我四岁，弟弟未满周岁，父亲二十五岁的那一年，母亲在兵荒马乱的环境里亡故。我出生前后，祖父祖母久病之后相继亡故，后来叔父娶婶母，家里已负债累累，导致母亲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年轻的父亲后来坚决不续娶，极端艰难困苦地抚养我兄弟成人。后来我和弟弟双双考上县城的中学读书，对于当时只有百多人的小山村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我弟弟还是莲的姐姐的同班同学。在我高中毕业之后，弟弟也早已初中毕业返乡务农。父子三人奋斗了两三年，特别是我组织我村群众修复一口大鱼塘的防洪堤缺口，获得一年鱼塘养殖权的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的劳动日值达到八毛多——比普通生产队高出近十倍，我家终于将祖存的茅屋拆掉，建了一座外墙是火砖内墙是坭砖的新瓦房。其时我已接近而立之年，是本村第一的未婚大龄青年。新屋落成，媒人也就登门来了，介绍的是一位高大健壮的吴姓姑娘。我虽然估计今生今世肯定娶不到莲，但莲的影子一直留在心灵上，

我本能地拿莲去比吴姑娘，吴姑娘自然是被比得一无是处了。尽管不很识字的她一再请人写信来求我，就像我求莲那样，我还是坚决拒绝了这门亲事。当时乡村是男多女少，男青年娶妻极是困难，我拒绝吴姑娘遭到全村人的激烈指责，村人哪里知道我心底的苦衷呢！之后，我把建了新屋的事写信通报给莲。莲没有回信，却捎话来让我进城一趟。莲的宿舍是厂区内一间单独的废弃了的小厨房，这样她可以单门独户地读书写字，不影响别人，也不被别人影响。莲用电茶壶煮面条招待我，发热管圈还烧糊了许多面条。谈话主要是她问我答，内容是乡下的生活环境如何，她若下乡去，能不能找份民办教师当，做裁缝手艺能不能挣钱过温饱的日子。我不想骗她，便一一作了分析回答。这乡是不能下的。当民办教师虽然也是挣工分，但可以避免日晒雨淋，是肥缺，不易争，无亲戚朋友当大队干部推荐，就不要存这个希望。生产队的成年人都得出勤，缺勤要扣口粮，留在家里做裁缝挣钱，无活可揽是一回事，按缺勤天数罚交昂贵的买工分钱是铁定的。报纸上流行一句诗：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农村农业集体化生活，被组织成动作划一的军营生活，真是一点不假。农村最要命的是缺少化肥，水利设施又落后，劳动一天一般只值几分钱——勉强能买三四盒火柴，生活极为困苦。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农村生产队体制极端类似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人们在劳动中互相协作，这两条完全吻合，劳动产品按人平均分配这一条，也相差无几。生产队起产主粮的七至八成，杂粮的五到六成是按人口分配的，物资少，不这样分配就会饿死劳动力少的人家。分配实物都按远远低于价值的牌价结算现

金，理论上现金全部按劳分配，人口没有份，但生产队的现金开支大，能够用来按工分分摊的现金极少，所以劳动日值一向极低，按劳分配口号成了实践尴尬的遮羞布，生产队的劳动本质上几乎是一种变相的义务劳动。我还分析到；莲当工人每月虽然只有32元工资，个人伙食费最低限度要20元，生活也算清苦，但捧的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个人的温饱生活勉强可以维持，下乡当农民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挨饿。我虽然抱有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幻想，当那个“卓文君”展开决策之前的调查试探时，我又本能地予以劝阻。我不想累害一个好姑娘。

我们公社的庄良大队办粤剧团水平很高，维持的时间最长，成为我县的文化先进大队。县的文艺创作会议在庄良召开了，我惊喜地发现莲也来参加会议。会议两天结束，我旋即要回生产队劳动，莲却被留下来写小戏。莲嘱我晚上去看她，好商量创作上的事情。我对有关领导没留下我而心存怨气，决心搞编外创作，争取比留下的还要多出成绩，所以也在家日以继夜地创作，三五天的农余时间，竟也写出一部七幕大型话剧的初稿来。当然，我的创作多繁忙，也还是抽了时间去看莲。一天晚上，我去了趟庄良，可是莲提出要我相帮的，并不是小戏创作上的事情，竟是我领她去我熟人的家里借冲凉房洗澡，这么炎热的天气，她来庄良几天了，还没有地方认真洗过一回澡。庄良祠堂是创作会议的住地，附近有我小学同学的家，那位同学早已远嫁长歧公社，据说早已膝下儿女成群，接待我们的是她的妹妹。这位小妹妹说：不但是她家，就是附近人家也全没有正规冲凉房。后来，莲把我领到庄良祠堂面前田垌的那个井台，说她要在井台上洗

澡，让我为她站岗放哨，预备劝阻偶有半夜来挑水的村民。莲叮嘱我，警戒的距离不能远，那儿到底是荒凉的田垌，远了她害怕，但也不许近，因为她要赤裸裸地洗澡。对莲的这份信任，我简直是受宠若惊，便在距井台十步之遥的地方极认真的警戒起来。那时，我已是而立之年的壮硕男人，老实说，我多老实也还是不断地往井台张望：水声哗啦处，星光下显着白晰晰的一团。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逻辑我是信服得很的。但是，我的网儿不好结呀！想要脱离那个牢笼般的农字，谈何容易，别说方法，就是方向也没能找到。网儿不易结，徒有羡鱼情。我总有一个感觉，我跟莲不是同在一个天底下生活，不是她生活在外天，就是我生活在外天。面对这么漂亮贤慧的好姑娘，如山的自卑感，压得我对她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

侵华日军宣布投降的那个月我降生人世（跟美国佬往日本广岛扔原子弹同一天，甚至那颗原子弹的名字也叫胖男孩），人民共和国除掉四人帮毒瘤的那个月，我则丢掉锄头执教鞭走上中学的讲坛。以前，村的小学大队的学校，要是需要民办教师，大队干部们就会你荐一个我荐一个，在他们看来，当教师是极容易的勾当，结果很多人是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我这个全大队为数不多的一中高中毕业生，整整当了六年农民，也没捞上民校教师当。这一回却是公社的高中欠老师，一般人咬不动这块肥肉，有人荐了两个去，都自动缩了手，最后我才被人荐了去。那时，我正在水利工地上日夜奋战，接到通知马上起程回家，第二天就上讲台。本来，我的学历那时也只是很有水分的高中毕业，让我来教高中，同样也属“无狗舔屎抱了个猫来”，但我竟也

胆大包天，派我担任高二毕业班的语文，也敢承领；靠比别的老师多付一倍的劳动，居然也能把课程顺顺当当地维持下去。元旦放假，我终于有了假日，便上县城闲逛。没想到我不敢去见莲，却在街上撞上了她。我们竟不约而同地询问对方的婚事，竟又不约而同地造假——双方都诈称春节可以举行婚礼。我问莲的男朋友在什么单位，何名何姓，莲只答单位很好，不肯说出姓名。既然是单位很好，我猜了猜，便自作聪明地说是B君。莲哈哈大笑起来，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这B君是我和莲的邻班同学，毕业回乡马上当大队干部，不久便被县里抽调上来，短期内官衔升到正局级，是我们同学中成就最快的一个。我在兰石中学教满一年，宁校长的吴川一中欠老师，我便上县城入母校去代课了。我刚到县城上任，还没来得及去见莲，却在一间商店避雨时见到了B君。我问B君结婚了没有，他指了指所买的一袋鲜虾，说：“快了，已经在做家具，这虾就是买来招待木工师傅的，计划在国庆节举行婚礼。”叫我吃惊不止的，是B君的未婚妻居然就是莲！而且，他们还是谈成未久的。就是说，元旦我瞎猜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还没谈上，这B君岂不是我无意间向莲推荐的了？真是不可思议！平心而论，这B君又聪明又稳重，涵养极好，仕途无限，莲嫁她是有依靠了。我在一中选宿舍也是选一间单独的废弃小厨房，我喜欢独门独户，跟莲的选择一模一样。安顿下来之后，才去见莲。名花有主的地，热情地接待我，并如实报告她与B君的婚事。很快，我们变得相对无语，不像以前有很多的话题了。

我不想多去见莲，她却常常捎话来让我过去聊天，我借故不去的多，偶尔去一次，我也变得拘谨无话可谈。虽然当

上我县最高学府的代课教师，我的身份仍然还是农民，每个月从学校领到35元工资，马上得交27元回生产队买值不到三五元的工分，只剩下8元做伙食费。而且，莲是名花有主的人了，我不应该再去干扰她的事情。到了中秋节那晚，莲竟约我一起去她的肥妹同学处玩。那肥妹正在热恋，她的白马王子高大英俊，虽然没能了解小伙子的文化素质，我和莲都由衷地祝贺肥妹获得她应得的幸福了。莲探访旧同学约我而不是与B君同往，大约是莲特别珍惜他们的情谊，不肯随便滥用吧，B君到底是有身份的人。

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废止十多年之后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并且迫不及待就在冬季进行第一场。历届毕业的老青年大青年小青年都有资格报考，全国振奋起来。欢欣雀跃的莲驾临寒舍，请我帮她弄课本资料，提议我跟她一块报考文科，搏一搏。一个星期六的中午，莲竟骑了一辆自行车来，让我用那辆车驮她到我的乡下去，她说她想躲在乡下小桥流水人家的屋檐下，安安静静地复习一两天功课。路上，一直还蒙在鼓里的我才被莲告知：她与B君的婚事已经无可挽回地决裂，正在为瓜分家具的事情争执。对此，我大吃一惊，也恍然大悟。扪心自问，对莲与B君的婚事，我不曾对莲置评过半句，也不曾捣乱过半句，他们的决裂与我的主观行为无关。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也许是我的回一中代课，也许是恢复高考，才促使他们决裂的，如此说来，我又是“成也肖何败也肖何”的角色了。

莲六、七个年头之前想来我家看看，上到汽船才反悔回去，这一回却被我用自行车驮了她来。我家由破茅屋换成了宽敞亮堂的瓦屋是一件，第二件是碰巧的：我家正在预备张